

感恩母亲节

楼上的女人

何荣芳

和她认识是在女儿的幼儿园。
那天幼儿园文艺汇演，老师要求我给女儿扎只朝天辫，这活哪是我们男人干的？我老婆两年前跟我离婚了，平时女儿都是由我妈妈照顾的，我笨手笨脚地给她扎梳辫，女儿龇牙咧嘴的，终于挣脱我，躲到一旁哭泣。
她走过来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褂，还套着两只灰套袖，一个小女孩牵着她的衣角也跳跃着跟过来。那时我讨厌所有的女人，何况她还一脸痘疙瘩。我警惕地盯着她，看见她朝我女儿走过去，担心她会塞给我女儿裹了迷药的口香糖、下了安定的盒装奶……我随时准备冲过去，推开她。

她弯下腰，柔声哄着我女儿：宝贝别哭，阿姨给你梳辫子好吗？女儿竟然抹了一把眼泪，乖乖地点点头。

她把女儿拉到怀里，张开纤细的五指，捋起女儿稀疏的头发，细心地捋到头顶上，给它缠上红头绳，灵巧地打个蝴蝶结，一只朝天辫便在女儿的头顶上欢呼雀跃了。她眼睛亮亮的，含着笑，不住地和我女儿说着什么。她在说是我女儿妈妈的朋友吗？还是说要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玩？我一刻也不放松警惕，让女儿始终在我20米的视线之内。

她梳好女儿的辫子，看着女儿和她身边的小女孩玩，目光柔柔的像个母亲。只一会的工夫，女儿竟然和她亲起来，嚷着要她的电话号码。她从牛仔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女儿接了名片扑向我，要我替她保存着。我拿了名片，斜眼看了一下，原来她是开出租车的。

打她的电话是因为我母亲摔伤了腿。

那天我在外地参加一个会议，手机突然在口袋里扑腾起来，我赶紧跑到走廊上接了。电话是我母亲的邻居打来的，说我母亲下楼时摔

着了。我隐约在电话里听到母亲哎哟哎哟地呻吟，我的女儿也在一旁哭泣，我知道母亲肯定伤得不轻。于是赶紧拨打我们小城的120，接线员说高速路上发生了车祸，120急救车全都上高速了。我身在外地，即使在家里，我的住处也和我妈家隔了半个城区，远水一时救不了近火。我躁得直打转，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了她，找出她的名片把电话给她打了过去。

我等待她的拒绝，或者狮子大张口，我做好了挨宰的准备。她接了电话，声音也是柔柔的。我说了我妈的住处，希望她能尽快开车过来送我妈去医院。她立即一口应承下来，还连声叫我放心。我还没来得及问价钱，她就急忙挂了电话。我大姨接了我的电话赶到医院时，她已经帮我妈办好了住院手续，我妈的腿上已经打上了石膏。等我又见了我妈，老人家嘟着嘴埋怨养儿子没用，还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说人家不仅车费没要，还垫付了部分医药费。

我想给她买点礼物，以表达我的谢意，可是买什么呢？我犯难了。买点营养品保健品吧，谁敢用呢？花钱不讨好。给她买件像样的衣服吧，她的作息跟太阳一样，节假日更忙，什么时候穿？何况我又不知道她的尺码。我想起了她满脸的痘疙瘩，对了，送她一套护肤产品，送她一份美丽，这才是锦上添花。

我去一家知名的美容院为她挑了一套祛痘养颜的产品，并为她办了一张年卡。我打电话给她，想拿着礼物去谢她。我要她家的地址，说要还她垫付的医疗费。她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着，说不急，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吧。我说有的有的。

她便报她家地址，我用脖子夹了电话，拿支签字笔在纸上记着。放了电话我仔细地看抄写的地址，一时竟愣怔了。她竟然就住在我楼上。

原来善良和美好，离我只有十公分。

莫晓鸣

清明刚过，海口的夜晚已像夏夜。街上的行人已穿起短袖薄衫和招摇的裙子，尤其是年轻的女人都过份将街道当成舞台。这些以各自的特征装点着夜色的女人，纷纷成为我们今晚喝茶聊天的话题，在座的五人时不时哈哈大笑，彼此心照神会，过足嘴瘾者的表情格外舒坦。

转眼已是午夜，我们意犹未尽地走出茶馆，门外却是不大不小的淅沥雨声。另外四人与我拍肩告别，用手挡头摇摇晃晃冲进雨里，分别钻进两辆车走了。我独自一人站在街边走廊，满眼雨水，雨夜将一座湿淋淋的城市呈现在我的眼前，繁华尽失，连路灯都有种气息怏怏的模样。我抬头看黑暗里的夜空，雨丝纷纷斜斜，忽东忽西。我正犹豫着是否在走廊避雨，不远处一个看守单车的中年女人看着我，她静候着收停车费，随时准备用毛巾将我电单车坐垫上的水珠抹干净。

见我暂时没有走的意思，她便又重新坐回椅子上。她正玩着手机，里面应该播放着什么热闹的视频，不断传出沙沙啦啦的声音，她目光痴迷很享受的样子，面带淡淡的微笑。

“大姐，你一般晚上看车到多少点钟？”我迟疑了一会，边问边走近她，职业习惯使我对她的工作产生好奇。

她抬头看看我，立即将架在一

母亲

只矮凳上的双脚放了下来，轻声回答说：“我不像你们上下班那样有个准时，一般一两点吧。”

“是啊，不能早回家也是没办法。我家远，住在秀英区，每夜回家洗完澡都三四点钟了。”她满口海南腔普通话，连语调也是海南式。

“还有人和你轮班吗？”
“一个人看车一个月都挣不到两三千块，哪能两个人轮班。我每天早上八点多就到这里了，看完白天就接着看夜里。”

听了我默然，算算她一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她座椅旁的一只红色袋子很惹眼，借着灰蒙的灯光，从敞口能看到两只静卧的饭盒。我明白了，她一早就带来了午饭和晚饭。

夜更深了，有点冷，我抬头望望深不见底的夜空，雨丝似乎更粗了，如乱箭纷纷从天而降，密密麻麻。断断续续有大车小车湿淋淋地穿雨而过，溅起的水珠不管不顾，肆无忌惮。这时夜困让我连打哈欠，我交了两元停车费，骑上自己的电单车，在蒙头盖脸的雨水里一门心思回家。

大约十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又来这家茶馆喝茶，只是与我喝茶的人换了面孔。这是一个写诗的朋友。

夜气浓重的城市，喧嚣渐息，被露水润和微风吹拂，显得格外清新。我从包里掏出锁匙，正要去

打开我的电单车，忽然听到不远处的一根廊柱旁爆出一声呵斥：“谁让你在这里陪我了？明天早上你还要不要上学？两个人一起熬夜看这几辆车，你不觉得亏么！”

我顺着声音望去，是那个看单车的女人。她正在教训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后者大概是她的儿子。

“你不让我干这份工，我这样水平又能找什么工作？如果我不做了，以后谁来供你读书？你那个酒鬼父亲能指望得上？他除了喝酒打麻将，还会什么！”女人的咆哮仍在继续，高分贝的音量大概要将深夜震出几道裂痕。

“他好吃懒做，又不管你，你怎么不跟他离婚？”这时坐在一团暗影里，身子正靠着廊柱的男孩怯怯地发声。比起母亲，他应该性格温和。

或许是触碰到了女人的痛点，只见她低头沉默了一会，然后伸手指戳了一下儿子的脑袋，声音降低但略带沙哑地说：“你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这是做儿子该说的话吗！现在累日累夜我不怕，最怕你长大后，也跟你父亲一个样！”

夜色一如既往地安详，一阵阵流动的微风里几乎能闻到海水的气息。在夜风的吹拂下，这座喧闹了一天的城市疲惫入眠了。我径直走过去，掏出两块钱递到女人的手里。这对母子在沉默，似乎在无声对峙，朦胧的淡光里我看不清两人的表情。



《幻梦》油画

李健作

短篇小说

对弈夜话

钟彪

渔具店老板阿龙思量了半天，眉头一展，终是将摆在店门口的一副象棋残局摊开了。自此，店门前的喧嚣杂乱以及狼藉一地的烟头、痰迹便一扫而光。“门前三包”做到家了，阿龙的渔具店在卫生大检查中受到好评，获得了五百元的嘉奖。不仅如此，更可喜的是，店面整洁亮丽了，他的生意也摆脱了往日的冷清，人气日渐旺。阿龙脸上便有了光，逢人便说：“我是剃头捉虱，一举两得！”

只是有一丝遗憾。阿龙是个象棋迷，门口的棋摊没了，若想在守店的光里与别人对弈也就泡了汤。有时棋瘾来袭，两手摩挲着棋子，楞楞地发呆。

这天下了好大的雨，到了傍晚时分也没有止息的意思，店里一时清冷下来。他寂寞得有点想打盹，闭着眼打了个哈欠，恰这时店门口进来一个人，他定睛一看，却是隔壁做后安粉生意的店主老关。

老关一进门便扯开了嗓门：“别干坐着发呆啦，天下雨难得个清静，咱俩不如赛一盘棋解解闷。恰好我老伴旅游刚回来，她照管店面，让我出来玩一玩！”

阿龙便觉好笑。他从没见过这个邻居下过象棋，居然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和他对垒。老关看出他的疑惑，说：“你莫门缝里瞧人。你原先在门口摆的残局是糊弄人的，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今天要与你下全棋，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听那口气，阿龙觉得老关说的似非戏言，像喝了酒，一时脸上泛起了光彩，立马在收银台后面的空地上支起小饭桌，把棋局摆好，说：“关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咱俩今天来个三局两胜，我若输了，请你喂一顿！瞧，我这五百元奖金也可派上用场了。”言毕，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红包，搁在棋盘一侧。

老关落了座，拿起那红包仔细地看了看：“果然是检查组奖你的……”脸上浮起一层羡慕，“也好，咱们说话算数，你真赢了，我请你尝尝我的拿手好戏：鲍鱼海参后安粉！”

楚河汉界，帅士相，车马炮，当头卒……车冲马跃，烽烟弥漫，险象环生。尔来我往，不一会，两局棋下完，战绩是平分秋色，一比一。决胜局，双方均不敢大意，步步为营，半天不见动一粒棋子。下至中局，看棋势，老关兵临城下，阿龙窘境初显，不禁两眼圆瞪，额角爆出了青筋。老关却悠然地伸个懒腰，扭了扭脖子。没承想这一扭，却见他唰地立起身来，说：“暂且休战，你看雨都停了，我去一趟就回来。”

阿龙不吭声，仿佛泥塑一般盯着棋盘苦思冥想。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重重地嘘了一口气，似是找到了解围的良策，自言自语道：“这个老关头，真是个好老手，他设个马后炮配个长驱车，想置我于死地呢，嘿嘿。休想……嗯，该你啦！”他抬头一

瞧，才晓得这老关离去怕有半个时辰了，怎么还没回来。他觉得蹊跷：雨停了就停了，怎舍搁下车马炮就走人？

他嘀咕着，立起身朝隔壁的后安粉店走去，瞧瞧老关搞啥名堂。刚到门口，便见老关闯了进来，说：“真抱歉，让你久等了。算我倒霉，我那店地势低洼，每逢大雨总把泥沙和垃圾都冲进店里头。这不，我才清理完，又遇着厨房的通风管烂了个大窟窿，油烟排不出去，乌烟瘴气的，我处理完才过来。嗯，已到了月尾，也难说明天早上卫生检查组不来做月度检查，我哪能让店面邋遢着见他们呀……”

“鸡毛蒜皮事，让伙计们干便行，还用得着你……”阿龙扯着老关的手往里走，“那些棋子都快冷冻成冰块块了！”那老关却不肯挪步，手指着对面的墙根惊呼道：“蟑螂，你这儿有蟑螂呢！”

阿龙顺着他的手势看去，墙根处赫然趴着几只黑乎乎的蟑螂。“一只，两只，一共三只，看我的……”阿龙数着，一个箭步朝墙根处猛踩过去。他踩死了一只蟑螂，另外两只眨眼间便钻进了柜台底下去了。他赶紧趴下身子朝柜台底下瞅，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他不敢大意，知道那虫子繁殖得快，赶紧找了手电筒来探照。这当儿，老关看见几只蟑螂顺着门边溜进来，是从他的食店方向爬过来的，他的脸唰的就红了。他知道他那食店厨房里的排水孔又冒出来蟑螂了，转身便朝自家店奔去。

鼓捣了好半天，阿龙终将陆陆续续溜进来的十几只蟑螂歼灭了。待他拍去身上的尘土，里外一看，哪儿还见老关的影子。他在棋盘跟前坐下来，歇了歇，心想灭了蟑螂，倘若卫生检查组真明天来了也没事。他饮了一口茶，不由自主地将那棋局盯了好久，默默地重温了一遍化解老关进攻的招数，才起身朝隔壁店走去。

他决意要将老关请回来下完这盘棋！

但是他扑空了。老关那食店已到了打烊时间，老板娘正在指挥伙计们收拾碗筷，打扫卫生，见阿龙走过来，便说：“你们那棋下得可不是时候，老关方才把那些捣蛋的蟑螂统统干掉了，不想这餐厅的一处墙壁又被一个顾客小孩蹭的像个猫脸。瞧，你瞧。”老板娘朝前跨一步，指着那墙壁说“老关可急呵，他说明早也许要来检查卫生，再说拿什么奖金，也许还要挨罚。都这么晚了，他死活要去找一个涂料师傅来粉刷一番，我拦也拦不住，你瞧瞧！”

听她这一说，阿龙只好蔫蔫地往回走。他坐在棋盘前，审视着那走势莫测的棋局，精神不禁抖搂起来。棋逢对手，他坚信老关今宵无论多晚都会来与他对弈，比个输赢。他将音响打开，静静地聆听着，静静地守候着，夜渐渐地便深沉了。

草木芳华

花草比邻

安歌

楼下阿姨正在门前晾衣裳，看她面前一楼楼裙里的假蓼还在，就高兴起来。走去搭话：呀，比以前少些了呢。

阿姨也走过来说：家里小孩不喜欢吃，说臭，就空出一些地来，种了些姜。家里姜发芽了，拔下来埋那边土里了。

直接把芽埋土里就可以生出姜来吗？——我的姜是把它的切面直接放土上的，也发芽了——这个我是学台湾家庭园艺师林惠兰，在家里不需冰箱为蔬菜保鲜，才开始这么做的。她的姜放花盆里，简直像立体雕塑呢。我是随手放厨房阳台木耳菜的方形种菜盆旁侧，只因买多了，并没有把它发成立体雕塑那样的雄心。第一次做的时候，没成功，原因不详，也许是还没出苗，就吃完了吧。但这次发的很好，叶子都升起来了。要单独用盆做林惠兰式“立体雕塑”也还来得及。这样把姜随意放盆土上，姜不会干瘪，一直到完，它还是新鲜的。一般家庭用来保鲜不必“立体雕塑”也就可以了。买来小葱，也可以留些葱根（要连着一些葱白），直接插土里，也会长出小葱来——这个，也是向花友学来的，不过一般也就可以续吃一次。在做菜时，随意摘几株小葱，绿绿地切了，也有些夜雨剪春韭的意思呢。

林惠兰立体雕塑事，自不必与阿姨说，因为阿姨不是为保鲜，是在以芽种姜。边说边走过去看：有一株姜芽从地里冒出来，便指给她看：出芽了呢。心里竟比自己放盆土里的大块的姜出叶还要高兴些：它开花也好看呢。

与阿姨本也只谈谈假蓼与姜的：那他们都不吃假蓼，你一个人吃，做起来会麻烦的吧。

阿姨答：媳妇和我一起吃。

上次，几月前吧，阿姨主动谈及家里一年级的少女小玉小公主式的任性，她说：现在好多了呢，是她妈妈有耐心，慢慢调教好了的。

阿姨如此样样主动推举媳妇，是她的智与善——别人甚至没有问及，媳妇也不在，她几次三番处处要说媳妇好，还要举例来说明，却从不谈及自己儿子好。也让人觉得智者有幸，人世有情。这样的“情”，确实要建在“智”的基础上的——哪家没有矛盾呢，但有这样智慧的母亲，也是儿子的福气。

阿姨还教我另一种野菜名：优盾——这是她种假蓼另一侧的。叶子几乎被拔光，阿姨说是前头把叶子都拔来煮水，用来除湿。结果煮太多过凉，拉肚子了。野菜的名字是我请教她，她用手写墙上的，回来一查，是优遁草。优遁草开的花也好看，或者我也可以种几株来试试。

我答应她：哪天把花盆长得极生猛的薄荷给她植几株到她的地里去——南国春日渐深，煮些薄荷水喝，也清凉的。今日刚好有微雨，地稍湿，现在就去做吧。

植薄荷时想，阿姨次次都要邀请我采她的假蓼叶来炒鸡蛋或者煮鸭头汤，便也采了几叶回来，如此，不嫌她假蓼臭的，除了她媳妇，又多了一人。

一路上楼，手上有绿有香，如影随形——是薄荷香，还混有些假蓼和泥土的香。

诗路花语

雪

马恒

月球
从两栋楼中间长出来
并不想说它亮的部分
而灯永远在某个位置不再靠近它
那个世界全暗
未必是知道了灯底哲理
你看吧山的心
这光洁的这清除人的
不知藏了多少
不知多少不想知道
这光洁的昏睡过去的
等着白天仍是个体
除非是冬天都可描写雪景
因为不能更冷
因为这皮肤总比它更亲
我不去躁它
愿我在热带靠它解渴

金子

李丹丹

太奶奶是文昌姑娘
高个子，美丽温柔
她爱笑
不管是和别人在一起
还是她单独的时候

我总是让她帮我找金子
她总是很无奈
每次都拿出一个地瓜
说这就是金子

100岁的时候
她走路摔了，从此没再站起来
走的时候坚持要见我
我却在外面的世界找金子

金子一直没找到
地瓜却一直爱着
您说的对
这就是金子

给母亲的诗

陈奋

孩儿小的时候
您是孩儿的襁褓
如今您老了
孩儿就长大成您的拐杖

记忆中的茅草屋
油灯下您缝制衣裳
一针针细细拼接白天黑夜
为孩儿遮风御寒

孩儿依偎着母亲的坚强
就像一望无际的竹林
一节一节伸直腰杆
笑迎风云变幻

走过的山山水水
背着粮食换来学费
您说，您最爱听
书声琅琅

从山村寄来自酿咸菜
最能钓出米饭的清香
每颗饭粒都是母亲的叮嘱
孩儿怀揣梦想过海漂洋

电匣子拧开语音图像
您每回都乐呵呵望着啊
当年的小路
磨得油亮的扁担
挑起新一轮的朝阳

沁园春·不老长流

伍鼎锐

西汉烈楼，今之长流两千春秋。马鞍岭逸护，南海烟舟；三河泽被，万顷粮油。抗击倭贼，还我九州，新疆拓土舍断头！回眸看，纵日蚀浪淘，屹立琼州。

思来路风雨稠，俊贤辈出农贾渔收。问何来妙招？讲堂遍布，乡规民周，忠孝德义，勤俭天酬。朗朗乾坤，家国情怀意尤道。继往昔，助中华崛起，不分童叟！

注：三河：指流经长流的五源河、那甲溪、美涯水。

